

■岁月凝香

# 寻访师陀1936年的郾城记忆

■读书笔记

## 教育生态论

■蔡慧娟

偶然读到一篇当代作家师陀1986年写的回忆文章《怀念赵伊坪烈士》，文中回忆了他与郾城籍烈士赵伊坪的交往，并写了1936年夏他在赵伊坪家小住时对郾城的印象。那一次小住，他深深地被郾城给迷住了，他当时就对赵伊坪说，他要到郾城去为伊坪写一本书。1948年，在上海的师陀写了《果园城记》。他在序言里交代《果园城记》缘起1936年的郾城。他笔下的果园城恬静美丽、温馨宁静、充满诗意，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那时的郾城是如何迷住了这位作家的呢？

1936年7月，师陀从北平往上海，绕道赵伊坪家。师陀走平汉铁路到郾城车站下了车。在车站上没有见到应该前来接车的赵伊坪。他雇人力车进了漯河镇，在大街上，碰上正匆匆赶往车站的赵伊坪。师陀遂下车同赵伊坪步行。两人边走边说，摆渡过了沙河，又走两里路，进了郾城东门。赵伊坪的家在崇圣祠五号，离郾城东门只有几十步，进东门往北，再转向西就到了。

师陀来到赵伊坪家，赵伊坪把其安置在其家前面他寡嫂家闲置的堂楼上。推开后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耸立在城头上的高塔。高塔下面，是茂密的碧绿青草，有几只雪白的绵羊在那里吃草；板窗前面，是一棵结着青青枣子的枣树。师陀在赵伊坪家住了半个月，暑假开学后，一同离开。

师陀在郾城期间，赵伊坪陪他看了城头的那座高塔，且指着塔门嵌的夹着铁矿石的石头，讥笑说：“这就是城里人传说的黑狗精的血！”赵伊坪还告诉师陀，沙河里有黑龙潭，黑龙潭里有水鬼，并且特意雇了一条船，请师陀游玩了澧河。在师陀的眼中，澧河“两边高岸，实在毫无可观”。两人和赵伊坪的小兄弟在沙河里洗过两次澡。当师陀问赵伊坪“郾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没有”时，赵伊坪幽默地答道：“没有。连石头都是从老远的山里搬来的，只有花红园。”这就是这个花红园，是师陀郾城之行的最大收获。

“这绿色的海洋把我陶醉了，这小县城的花红园把我给陶醉了！”师陀一阵惊喜，当即对赵伊坪说：“我准备写一本背景是有一个有果园的北方小县城的书。”师陀记忆里的花红园离赵伊坪家对过不远，从东城根到北城根，西面接近北门大街居民的住宅，满园高大的、有些年岁的花红树，走进进去，上不见天日，四面看不到边，简直如走进了海洋。果子还不到采摘时节，向着的、树梢上的，开始红了，上面敷着白粉，像少女的脸粉，令人爱憎，感到吃他们是一种罪过。

1936年的郾城在师陀眼里是这样的：“它东街的市房高大整齐，全上起排门。可以设想，在京汉路通车以前，它曾经繁华过；京汉铁路通车，漯河更加繁荣，它遂成了被弃的商人妇，在昔日的美梦中打发日子了。”梳理师陀的郾城记忆关键词：车站、漯河镇、摆渡、东城门、崇圣祠、城头上的高塔、黑龙潭、花红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没有石头。81年过去了，如今的郾城又有哪些当年的雪泥鸿爪呢？“没有石头”依然是郾城最鲜明的特点，花红园已无处寻觅，其他呢？

### 车站

即现漯河火车站。1904年始建时称“郾城车站”，1950年改名漯河车站至今，是京广铁路上一个重要的站点。京广铁路始名芦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后又称京汉铁路、平汉铁路、京汉铁路（随着北京改北平、北平改北京而改名）。1897年始建时称芦汉铁路；1901年3月改为京汉铁路；1928年改为汉平铁路；1929年4月改为平汉铁路；1949年10月又改为京汉铁路。1957年11月随着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京汉、粤汉两线贯通后，而称京广铁路。郾城车站1905年已建成使用，当时火车只能直达信阳；1906年初春直通汉口；1957年直通广州。

### 漯河镇

即现漯河市。师陀的回忆里，漯河仅仅是隶属于郾城的一个镇。没错，1948年之前漯河确实是郾城县的一个镇。交通方式的改变，影响着许多城市的地位。历史上漯河和郾城几经分合，互为隶属。1948年8月23日，漯河最后一次（第五次）解放，11月7日漯河镇从郾城县行政区划出，设漯河市（县级），成立漯河市人民政府，属许昌地区；1948年12月，漯河市和郾城县合署办公，成立了漯河郾城市县市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6日，漯河市和郾城县重新分设，撤销了漯河郾城县建制，恢复了漯河市和郾城县建制。1960年6月，撤销郾城县，所辖区归漯河市；1961年10月，漯河市、郾城县又分设，恢复郾城县建制；1986年1月，漯河市升格为直辖市，下辖舞阳、临颖、郾城三县和源汇区；2004年12月，漯河市又一次区划调整，把原郾城县所辖和源汇区所辖重新调整，新设召陵区，郾城县变成了郾城区。

### 摆渡

摆渡是1964年前漯河镇到郾城县城的唯一途径。师陀就是从漯河镇摆渡过了沙河到了郾城县城。当时从漯河镇到郾城县

城只能坐船，并且只有从漯湾河渡口坐船最近最便利。可以肯定地说，师陀是从漯湾河渡口坐的船，渡口的位置就在今天的彩虹桥西大槐树处。随着一座座跨河大桥飞跃南北和城市的扩建，漯河和郾城已连在了一起，分不清哪里是漯河，哪里是郾城。

### 东城门

即俗称“石碾城”的东城门，名叫“通汝门”，“通汝”是曾任郾城知县的李振声命名的。李振声认为郾城县东部汉时召陵县，属汝南郡，便名东门“通汝门”。1934年出版的《郾城县记》选录了崇禎十二年，时任郾城知县的李振声写的《新修砖城碑记》一文，文中详细说明了敕造郾城砖城的缘由、经过和城墙城门的详细情况。

### 崇圣祠

崇圣祠现已不存。师陀说崇圣祠就是文庙。其实，崇圣祠是文庙的一部分。文庙，唐元和年间始建，经元、明、清历代多次（仅《郾城县记》记载的就有十九次）重修、补修。文庙的建筑从简真到宏大，大成殿、东西庑、戟门、明伦堂、棂星门、二斋宫、宫墙泮池、先贤祠、崇圣祠、尊经阁、云路坊，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古建筑群。至今大部无存，惟留砖木结构的大成殿。“崇圣祠”原名“启圣祠”，几经重修，最终被毁。明嘉靖九年（1531年）张璁提议，别立祠堂启圣公叔梁纥（孔子生父）。嘉靖十年（1532），郾城始建启圣公祠，位置处于文庙的左方。万历十六年“移启圣于东南，改儒学于左方，尊经阁、云路坊，一时并举”。（何颉《重修儒学碑》）。顺治十三年，知县荆其慎重修“启圣祠”。雍正元年，知县刘元声补修，改名曰“崇圣”。乾隆十年，知县赵作霖又重修。后崇圣祠不知毁于何时，1960年冬天，师陀专程来到郾城寻访赵伊坪故里，其时崇圣祠已被毁。

### 城头上的高塔

高塔现已不存。师陀没有说塔的名字，根据他所描述的位置应是郾城八实景之一的“镇气文峰塔”。文峰塔又名文峰，原为镇城之塔。古人信风水，认为郾城县城被沙、澧二水环抱，正北黄河为背；“真得水上游也。然水无文笔指天，则难以镇水口，是有水未收，名曰‘气散’”。所以修文笔峰，用来“镇气”。此塔位于老县城东门北至东北角楼中间城墙下，塔高三层，为砖构建筑。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周长数十米，高约20米，塔正面向西南，登顶后可以放目四

顾。下层楼中间有东北、西南面向约四尺高的拱券，人可在内弯腰来往。洞券上石匾刻有“文笔峰”三个柳体大字。

文峰塔修建于何时，无考。毁于何时，具体时间不详。师陀回忆说，1951年，他经过郾城外，来不及停留，只能望望灰黑色的城墙，只见那座高塔还在，不知什么时候被炮弹打飞了宝顶。1960年他再到郾城，城墙已拆除，留下一道土堤，城头上的塔依然耸立在原处。

### 黑龙潭

赵伊坪给师陀介绍说“沙河里有黑龙潭，潭里有水鬼”。不知赵伊坪说的和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黑龙大战黄龙”是不是一回事？民间传说中故事的发生地名叫“黑龙潭”，曾是郾城县所属的一个乡，现属召陵区，沙河纵贯其境。为什么叫“黑龙潭”，有个这样的传说。

传说，在县城沙河北岸有个大庄园，庄主雇了一名长工在村边开荒种菜。有一年，天旱无雨，别家菜园连杂草都枯死了，光秃秃的一片。但长工家的菜园，却绿油油一片生机盎然，可是并不见长工浇水灌溉。庄主疑虑顿生，遂暗中窥探。终于被他发现，长工原是沙河里的一条黑龙。黑龙趁人不注意，变回原形在沙河里吸足水，喷向菜园，吸袋烟的工夫，菜地就变得湿漉漉的，棵棵菜蔬青翠欲滴。黑龙见庄主发现了它的形迹，就原原本本把来龙去脉告诉了庄主。黑龙说，由于沙河水深似潭，浪大流急，它以前就在此处藏身隐迹，保佑一方风调雨顺。后新来了一条黄龙，黑龙敌它不过，被它强占了龙宫。黑龙被迫化身为长工上岸隐匿。自从黄龙来了之后，它经常兴风作浪，颠船覆舟，祸害商旅，贪求伙食。黑龙祈求庄主说：“农历四月初四是黄龙寿辰，我想趁黄龙大宴宾客之机，猛攻黄龙。届时黑水上翻，你带领乡亲们把馒头、肉食投诸河中助战；黄水上翻，投以砖头瓦块，助我一臂之力。”到了四月初四这天，庄主等数百人来到河堤，伺机帮助黑龙。果然，沙河水中一会儿黑水翻滚，一会儿黄水升腾，村民们依计帮助黑龙获得了胜利。从此，沙河两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人为祭祀黑龙，在河堤上兴建了黑龙王庙。该村也以黑龙潭命名，四月初四这天定为黑龙王庙会，沿袭至今。

时光荏苒，81年可谓转瞬，只是时间长河里的浪花一朵。盘点师陀1936年的郾城记忆，仅存文庙大成殿，其他要么不复当年模样，要么已不见雪泥鸿爪，唯有亘古不变的沙河不舍昼夜东流而去……

晓凯的新专著《教育方法与教育生态创新研究》，在我看来，教育生态与教育方法的关系，如春风与鲜花。

教育生态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想起了蔡元培先生的办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元培先生努力创造的就是一种教育生态。他开中国风气之先，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立下万世之本。梁漱溟后来评价元培先生：他“开出一股新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种教育生态所形成的文化气象，包容万千，兼井天下，极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教育生态是独立的。犹如自然生态，不论人类社会如何变迁，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不会变更；昼夜翻转，日落日出，不会改变，教育生态不依赖于人类社会的权力机制，它孕育出的人类社会的精英，构成社会历史的脊梁。不管人类社会如何残酷，甚至血腥，都不能淹没他们的光泽。如夜空中星辰，夜色越深，清光愈烈。

教育生态是客观的。因为它的存在形态是客观的，不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教育生态的内容是客观的，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才成长的规律，人类的进步靠人才的推动，因而它也反映了人类社会进步的规律。教育生态历史因果也是客观的，好的教育生态必然能培养出优秀人才，如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必然孕育出人类物质生活的丰硕之果。

教育生态是共同的。大自然对于人类是共同的，教育生态对于人类社会也是共同的。任何民族和国家，都需要人才，都需要教育，而培育人才

■经典回味

## 《白鹿原》观后

■李树友

当笔者看完《白鹿原》最后一个镜头：老态龙钟的白嘉轩站在成片的麦田里，摸着麦穗陷入沉思之中，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为该剧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电视剧《白鹿原》大体尊重原著的史诗品格，基本上保留了原著的主要内容，同时在原著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观众的心理需求和电视剧艺术的特点，对原著的一些人物和情节进行了改写和创造，在内容的某些方面作了开掘、深化和充分展开。总体上看，电视剧《白鹿原》思想上具有相当的深度，艺术上有感人的力量，具有史诗的气魄。

电视剧《白鹿原》的改编更重视当代性，剧中的人物和生活，特别是思想、精神和问题的指涉，都能唤起我们很多的想象，激发我们很多的思考。比如白鹿村人种粟突然发财了以后的精神迷茫，怎样活人，知行分裂和知行合一，革命与反革命，乡约与乡村治理，民治与官治，乡土社会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等，是曾经的问题，似乎也是今天的问题，甚至也是明天的问题。

电视剧《白鹿原》表面上是在反映白鹿两家的宗族、权力、土地和情感冲突，然而，本质上呈现的却是古老的宗族文化冲突；原上百姓和县衙之间的冲突，显性层面是一种生存冲突，但隐性层面却是官场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冲突；鹿兆鹏和岳书记之间的冲突，代表了革命文化和反革命文化的较量；黑娃、田小娥与白嘉轩、鹿子霖的斗争，白灵和王家的博弈，体现了新伦理文化与旧道德文化的强烈碰撞；一切权力归农协与族长制度的对立，又是民主自由文化对专制文化的一种强行撕裂；在白鹿原上，一切的爱恨情仇和命运陡转，其实都是文化冲突上演的一幕幕风景，不断发生的斗争戏只不过是文化冲突的一个个案，而文化冲突又是许多个案矛盾的背景和基础。

为追求艺术效果，全剧的画面精美讲究，很多大的景观和场面震撼人心，如白鹿原全景、山川风物、割麦场景、西安围城后掩埋死者的万人坑、祈雨场面等，给人的视觉冲击极其强烈。

电视剧开场宏大，皑皑白雪覆盖着黄土地，马车奔驰在辽阔的原上，牌坊矗立在苍茫天地之间，再加上丰收时节原上浪浪滚滚，麦客割麦的恢宏场景，让人不禁对陕西风光有了鲜明的印象。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原上盛景，让许多观众盛赞“大气”、“精致”、“美如画”。

■诗风词韵

## 整装再出发

■张燕

六年的时光，如飞而去  
六年的酸甜苦辣，永记心中  
转眼间，毕业证书已经发下  
纪念册上的一张张笑脸，如在眼前……  
默默静听风的叹息  
两千多个日夜，在耳畔呼啸而去  
就这样日复一日  
一起播种了六次春天的希望  
一起经受了六次炎夏的磨砺  
一起收获了六次金秋的奇迹  
一起感受了六次冬日的暖意

毕业，象征着将要分开  
毕业，象征着可能以后找不到彼此  
毕业，象征着即将要迈入新的学期  
毕业，象征着光明和希望，在向我们招手  
毕业了，还有机会再聚一起吗  
还有机会一起走过春夏秋冬吗  
还有机会一同走过春夏秋冬吗  
舍不得，毕业；舍不得，母校  
舍不得，老师；舍不得，同学  
舍不得，这个共同生活了六年的地方  
舍不得，曾经共同经历过的点点滴滴……

说好了，毕业不哭  
不让那泪珠记录我们分别的痛楚  
不让那悲伤溢满我们敏感的心房  
总奢望今天还是昨天，总奢望一路同行  
但摄影快门拍下毕业照的一刹那  
各自背着书包最后一次离开路队的一瞬间  
我们脸上定格了喜悦的笑容

现实的忧愁终于决堤……  
六年的光阴，匆匆别离  
如梦的年纪，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一段青涩岁月的体验，一份珍贵的记忆  
一段割舍不掉的友情，一段难忘的经历  
记忆是飘不落的叶子，永远不会凋去……

我们都是成长路上的匆匆过客  
今天的分别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聚  
我们可以伤感，但不用太惆怅  
因为那无限的未来就要从现在开始  
未来不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谁也不能随便从里面挖出奇珍  
迷惘和犹豫是当下最沉重的行李  
在追求理想的路上  
积极的能量会把我们聚在一起

不管岁月有多长久，不管相逢在什么时候  
我们是永远的朋友，携手并肩，坚强勇敢  
踏着青春的花瓣，共同谱写一曲梦的诗篇  
明天，我们要慢慢体会“长大”的滋味  
这昭示着一份荣耀，更提醒着一种责任  
今天，我们是育才园里的一缕芬芳  
明天，我们就是共和国的钢铁脊梁

告别熟悉的学校  
就像我们总要离开妈妈的怀抱  
初中的大门在向我们招手  
脸上却是含泪的微笑  
强硬的骑士撑到底，骄傲的公主坚持到底  
前方的路还很漫长  
让我们一起收起毕业的泪花，整装再出发



书法

何晓东作

■人间世相

## 大头与老李

■张国绍  
老李与同学小聚，夫人小婉不断来电，一遍又一遍催其速回。显然，小婉对老李不太放心。不放心，就是不信任，还有一个劲儿地问一起喝酒的都有谁。大头抢过电话，冲那头的小婉说，喂喂喂，小婉小婉，弟弟妹妹，我大头啊。有我在，你放心！哪……哪……哪，电话挂断了。不会，电话又响了。大头又抢着接，被老李阻止了。老李说，你不说跟你在一起，还好些，这一回我又该挨骂了……

果然，小婉在电话里恶声恶气地说，姓李的，你听好了，限你十分钟，立马回来，否则有你好看。小婉的声音大，旁边的人都听到了。老李说大头，你都听见了吧，不鬼白了吧。原来，半个多月前，酒后大头送老李回家，打开门后，不见小婉。老李便喊，小婉小婉。喊几声，没人应。老李便有点小高兴，噢，今天母老虎不在……大头接着说，母老虎不在，好极了，妙极了，走走走，咱放松放松去。话未落音，卧室门一响，小婉满面结霜，抱着双臂走了出来……

■儿女情长

■陶超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哗啦啦地倾盆而下，不一会儿便淹没了整个街道，我一手打着伞，另一只手拿着文件袋，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往银行的方向。雨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反而越下越大，扑打扑打打在伞沿上，溅湿了衣服。坐在车上，我慢慢地平静下来，想起了许多年前的往事。

那同样是个夏季的下午，我还清楚地记得是2003年的暑假。我骑车行走在马路街角路口时，大雨毫无征兆地下了起来，躲都躲不及。我加速往前骑着，忽然想起了奶奶家在附近，于是又拼命地使尽全身力气骑了奶奶家去。纵使再努力，却也抵挡不了滂沱大雨，到了奶奶家，成了一只不

折不扣的落汤鸡。我把自行车搬到二楼，敲了敲门，喊道：“奶奶，开门呐。”奶奶开了门，看到我被雨淋成这个模样，慌了神儿，爱怜地说：“赶紧进屋，快。”奶奶还没来得及摘掉刚才还在缝补衣服的已经褪色的老花镜，就赶忙去给我找换的干衣服，然后去准备开水。奶奶给我递了一件白短袖，是那种20世纪70年代的老款衬衫，已放得有些发黄。还没等我发问，奶奶笑了笑说：“俺孙子可真有福啊，当年你爸上初中的时候的白衬衫你穿还正合适，怪不得是亲爹俩，连小时候的身材也那么像。”奶奶真是细心，连我父亲当年得过的三好学生奖状还一张不落地存放在着，泛着点点黄渍，见着岁月的变迁。

## 思念的雨

奶奶给我打了开水，温度恰到好处，暖暖地。“快过来冲个澡，不然会着凉感冒。”说也奇怪，话音刚落，我就打起了喷嚏，一个接一个。奶奶见我着了凉，赶紧去加热水，心疼地拿起舀子往我身上浇去，边浇边自责道：“瞧奶奶这张破嘴，说啥来啥，我倒希望俺孙子将来长大很有出息呢。”

冲完热水澡，我换上父亲当年穿过的白色短袖，奶奶笑了笑说：“瞧，这小伙子多精神。”奶奶的爱护止这些？不一会儿又给我递来一碗精心熬制的姜汤，怕我嫌辣，熬之前特意在汤里加入了红糖。奶奶拿来一条干毛巾，边擦拭我湿漉漉的头发，边用嘴小心吹了吹我头上滚烫的姜汤，稍稍微冷一点，赶紧给我喝。语重心长地说